

# 楊宇霆禍變始末

何秀閣

成聖先生：前讀 貴誌今年（67）二月號刊有陳××「張作霖父子與楊宇霆」一文，史實內容，竟與六十二年東北文獻四卷二期拙著之「楊宇霆氏之禍變始末」，諸多雷同，謹檢附該文乙份，敬請 惠登。俾以就教於 貴誌之讀者。敬頌撰祺

貴誌讀者何秀閣敬上 67年3月22日

## 楔子

溯自袁氏（袁世凱）詐清婦，清社以屋，竊民國，民國以亂，於是海內鼎沸，章法胥紊，當是時，北洋軍閥，此起彼伏，南中豪智，力疲清唱，獨東北張氏（張作霖字雨亭習稱雨帥），乘時奮勢，雄起北闕，騁義樹信，威震河朔，且其機智殊絕，直似天縱，因地之利，因人之固，不旋踵而直轄奉、吉、黑、熱、察、綏，掩有直、魯、豫、蘇、皖，兼攝蒙旗、晉、陝、甘，逐牧漠北，飲馬長江，君臨幾天下之半，固一世之雄也，方其盛時，人咸知其左右有一文一武之紅人，一為金州王永江氏，一為法庫楊宇霆氏，王字帳源，其才其能，不讓蕭何，乃極有遠謀之政治家，惜資志未伸，中道遽殂，偶嬰微疾，病逝原籍，至楊氏字隲葛，機敏辯給，作風硬朗，頗似當時段（祺瑞）系大將小徐（樹錚）之流亞，才雖雄奇，然好大喜功，桀傲不馴，致于東北易幟天下已一之後，竟亦步徐樹錚橫遭殺身之禍也，自楊氏之死，言人人殊，報章紛陳，莫衷一是，茲事已閱四十五寒暑矣，筆者不敏，願就有關第一手資

## 楊氏之興

料，（套今時髦語）及其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作系統之敷陳，得就正於鄉邦耆宿之前，幸垂教焉。

楊氏法庫人，今隸遼北，早歲出身日本士官，似與閻百川（錫山）為同期，具軍事學養者也，雨帥（即張作霖）方興，思才若渴，夤緣時會，得參戎幕，惟性性好逞奇，見大人而藐之，嘗以意見與雨帥左，怫然廢然以去來，雨帥氣宇宏，不之怪也，第以其才慧出眾，漸獲賞識，終授以帥府總參議，兼東北兵工廠總辦，時張氏有志於中原，更有志於禦侮，故東北兵工廠，規模極宏遠，幾悉舉東北財力以赴之，都人有諺曰「王（岷源）能飲錢，楊能花錢」，可見一斑，時值歐戰方終，震耀全世之德國克虜伯兵器廠，適為協約國所閉封，楊氏乘時以驚人高薪，悉力網羅該廠軍火專家於旗下，數載經營，不但步槍輕重機槍迫砲等輕武器產量驚人，即歐戰時最大口徑之44「生的」重砲及裝甲車、坦克車，亦均獲製成功，（一度曾將所製汽車遠送上海展覽，當時以不重宣傳，鮮為人知耳），至所有製造軍火之母

機及重機械設備，俱係採自歐陸，決不假手于日人，亦嚴禁日人之介入（按袁之廿一條，中國設兵工廠，限聘日人為技師及顧問），員工十萬，有場盈千，步行參觀，非歷旬日不能遍，一時聲譽遠播，推為遠東第一，日人乃愈啓疑忌，屢請參觀，概遭婉拒，日領親來，亦不獲允，誠以楊氏雖曾留日，而非親日者也，亦猶抗戰時，愈是留日者，乃亦愈知抗日者也，至楊氏此舉，筆者所獲印象極深，願提供之，或可為誣楊通敵之一辯，事緣筆者曾於民國廿四年間，由漢公命籌辦工廠道出上海時，有五位素昧平生之寧波姘，透過關係，於某日午堅宴筆者于英界老晉隆，俱係白髮蒼蒼之老者，首稱並無一事以干求，以彼輩均係昔日東北兵工廠退休者，知余為東北人，樂為傾談東北事耳，幾杯下肚，感懷激昂，乃盛道雨帥用人不分畛域之豪厚，與楊氏主持兵工廠之氣魄，謂楊曾為延攬技術專家，不惜屢屢被騙大錢，自謂彼等月俸亦俱三百銀元以上（按彼時與一般公職比，確屬最豐，即筆者幼時，亦曾有人唆我進兵工廠，以進廠學徒，亦可賺二三十元，

不啻二三倍於農工也），當於楊氏如何嚴禁日人染指，如何堅防日諜窺探，以及如何力拒日領之經過，娓娓道來，極爲興奮（時日人氣焰萬丈，楊氏之舉，實至光榮），其心悅誠服之情，忠念故主之誼，聲和淚下，動人心酸，壹似其感激張、楊之賜，俱欲報之於在下者，宴罷又堅共沐浴，邊躺邊談，終畢其辭始已，夫千秋歷史，丹筆尚多失實，道聽塗說，衆口反易鑠金，言念及此，筆者尤不勝其慨然。

且說楊氏自獲任總參議，日親張雨帥，寵遇愈深，左右人事，言聽計從，諸如武將邢士廉、于芷山輩之得領師于，文員臧式毅、常蔭槐等之晉拜方面，（二人先後均曾任省長）胥出于楊氏之推荐，而自政經能入王岷公主政後，東北財賦之歲增額，有如幾何之累進數，庫入之豐，允稱奇蹟，人謂王氏所理之財，悉供楊家（兵工廠）之用，權勢之隆，聲名之顯，真可謂一時無兩也，會民國十三年，奉直二次大戰起，拚命榆關，衝吳（佩孚）正面者，乃郭松齡（茂宸）及張漢卿（學良）之二六旅，暗出冷口偷襲吳後者，厥爲張效坤（宗昌）之輕騎兵，楊氏本無與力焉，然戰後行封，楊竟與同黨之姜超六（登選）分膺蘇、皖二省之督辦，楊系諸人乃又一躍而成封疆大吏矣，至使郭氏氣憤之餘，終爲馮玉祥所誘，（郭之不封，或係雨帥視同義子之故），會孫香亭（傳芳）崛起于東南，楊氏足捷得苟免（郭截之不獲），姜氏步遲則遭戮，馴是即演出郭軍倒戈之役，奉張之變起蕭牆，幾遭不測，追本溯源，未始非楊氏一人所釀也，然雨帥任人專，義情濃

，事態已過，仍寵楊氏不少衰，但雨帥經逢此變，心已爲之厭亂矣，正欲重納岷公雅言，息兵以養民，適子玉（吳帥佩孚字）得魯督效坤之周旋，獲與雨帥通和好，而二氏冰釋之餘，亦俱恨馮氏（玉祥）非人，怨之深，（按吳實敗于馮氏之倒戈，而馮又引郭氏倒戈以向張），楊氏野心熾，於是趁機煽惑，慫恿討馮，雨帥終于爲之動，竟寵岷公息兵議，而又率主力進關矣，惟臨行曾力向岷公保證，俟除馮馮得報宿恨，決即引還，乃自敗馮，時局驟變，我北伐軍之節節北進，已勢如破竹，各地軍閥（包括孫傳芳）爲自保計，相率來投，雨帥憐之，乃有被擁爲大元帥開府於北樞之一幕，演變至此，誠非始料，雨帥內心，至爲矛盾也，時日軍出兵濟南，公然阻我之北伐，復暗結魯督效坤，擬以兩師圍日軍，俱穿魯軍服，前來助戰，雨帥聞之怒，立召效坤痛數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爾有能則前進，無能則後退，何乃引狼入室爲，爾人耶？獸耶？」效坤慚歸，終拒日謀，而引兵徐徐北，惟是時，日閥之懼中國統一，既恐且急，其大使其特命全權，以暨其天皇御派，絡繹於途，日以包圍北廷，左右雨帥，謀阻北伐軍爲事，始而甘言利誘，願供一切，繼而威脅兼施，逼即興兵，終且悍然以阻雨帥之再出關爲詞，然張氏非袁氏也，震怒之餘，反毅然出關，而竟一變常態，故意行不保密，以示無恐，專車臨啓，日使仍糾纏，乃連連厲聲直斥芳澤曰「我姓張的怕死，看汝日人如我何」，不意車抵皇姑屯，一代雄傑，終爲日人卑劣行爲之所算，遽以身殉國矣，矧張氏之此次入關，捲此漩渦

### 楊氏之敗

，獲此下場，真又乃楊總參議所參議之結果也。

且說雨帥被炸時，重傷未死，抵府後，旋即氣絕，幸省長臧式毅等處變沉着，守密有力，日人未之覺也，迨東北軍主力紛紛出關，哲嗣漢公于就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後，始發佈雨帥之喪，日軍已不及乘矣！是時也，東北局面冉冉新起，外表觀之，不免至少而國疑（漢公時年僅二十有六），實則張輔帥（作相）、湯玉麟、張景惠、張煥相、萬福麟等之老輩實力派，俱係先帥勳奮，秉義持重，矢忠漢公者，即悍如張宗昌輩，當其部衆北撤，先頭在灤河被繳，極爲盛怒時，亦祇得懷抱雨帥遺照，大喊親爹，而當衆痛哭而已。

此中經過，極饒奇趣，爲執行繳械任務之胡毓坤將軍親向筆者所口述，異日倘暇，願濡筆寫之。（按胡毓坤字靈臣，十七年東北抗俄之役，與王庭五即樹常，俱爲軍長級最高指揮官）。約之，東北是時，日人正虎視，所有文武，懷于大敵當前，無不兢兢團結，慰人心，赤心向新帥漢公者，獨楊氏略異是，招權納勢，狂放如舊，既仍據要津（總參議遙領兵工廠），反不知衡時審勢，如陳平易主時之自求損抑，進而大興土木，營造私邸，另闢官道，直通法庫（楊氏原籍）工程之大，開支之鉅，人咸爲之側目，其於漢公，復自恃父執，依老賣老，有時直呼其乳名，已不成其長官部下體，可謂無父無君者矣，殊不知雨帥早有遺命，謂楊跋扈，終恐難制，異日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除之可也，漢公乃有爲者，雖對楊加意忍隱，然已感如芒刺在背矣，於楊乃暗生提防

之想。

前已言之，楊極盛時，曾栽植少壯將校不少，著者如師長級之邢士廉、于芷山輩，正握兵符，危險堪虞，故東北軍乃有全部改師為旅重整番號之舉也，而其真正目的，即所以藉此明陞楊系諸將，陰解邢、于兵柄耳，一葉落宜知秋，乃楊竟不知幾也，會十八年東北軍有入關助平閩，馮之役，極為中央最高當局所倚畀，除發表漢公為全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外，復請晉京，共商國是，精誠團結，改組政府，示意漢公積極備青年才俊以備後用，並囑先提名六個部長人選來，立即參加政府，公本已內定楊氏長陸軍部，王維宙（樹翰）等分長內政部等，用全與楊氏共終始之義，誠策之善者也，惜楊氏不之察，貪戀舊位，狂放如故，竟效保守派王維老等之遲遲不受命，俱推三阻四，臨爵不前，最後祇得一名不够資格（交涉署主祕）之王家楨氏長外部政次以應卯，以及後來之劉海泉（尚清）長內政部耳，俗謂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當時東北諸賢之有官俱不做，遇爵均禮讓，況之今世，直同神話之不經矣，至漢公邊囑所儲備之青年才俊，既乃賀文宿（奎）、沈晞、李紹先、王維新、董佩青（彥平）及吳濂愆（瀚濤）是也，時諸君子適皆海外飽學歸國者，就其所學，分掌長官公署之祕書與參謀者也，董公在台已逝，吳公，現尚在台，質之實況，當以為然，以上所陳，於見楊氏已兩度不知幾矣。

更一日，適逢楊氏封翁八秩華誕，是日也，所有東北文武百官鄰邦使節，中央及各省市專使，自上漢公，羣賢畢集，或牌九或麻將，衆賓喧

囂，遙相呼應，盛況空前，得未曾有，乃楊氏竟遲遲自外歸，復一聲口令「總辦到」，俱為之肅然起，即漢公亦不免，其意氣之盛，昂然之態，直似淮陰之遇樊噲，目無餘子者，有識者，感目之為大失常態矣，然當時漢公竟能與眾人相俯仰，泰然自若，不形於色也，移時，始藉詞腹痛離席去，楊氏乃竟信口語其左右曰，「什麼腹痛，乃癆發去錐嗎啡耳，遲早合死於此」，左右曰「倘死，自當由總辦取而代之，天下可圖也」，不意隔室適有耳，為張輔帥與萬督辦壽山所俱聞，事後已走報漢公矣，有王化一者，素為司令之膩友，同遊同嬉，無話不談，亦嘗以語激漢公曰，「請看今日宇內，竟是誰家天下」，自是，漢公除楊之意，油然而生。

爰漢公乃非嗜殺人者，不憚於楊，並未採積極行動也，倘楊氏座上，得有薛公之馮謨，為之謀後顧計，化戾為祥，亦指顧間事耳，乃禍患常起于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楊氏可謂溺於狂者）。一日，適氏以兵工廠需錢二百萬元事，執意即撥，言詞激越，大觸漢公怒，殺機為之立伏矣，但殺楊前夕，意猶不忍，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遽起拾銀元一枚，擲之以為卜，連投幾次，喪頭俱朝上，（其意喪頭朝上下楊死），詎夫人于鳳至為銀元聲所驚，詢以何故擲銀元，公據以告，乃夫人亦不忍，並自投擲代為卜之，不意，夫人連投三次，喪頭仍俱朝上也，於是殺楊之事乃決，翌晨，遽電囑楊氏下午七時來，僞稱與商撥款事，另召待衛長譚海，旅長王以哲、黃顯聲，及局長高紀毅四人，俱於下午七時半懷槍實彈

以待命，不意，屆時楊氏竟與常蔭槐氏俱，甫坐大客廳，公遽命譚等共向客廳人探行動，諸槍並響，彈穿數十，一世豪要，濺血五步矣。

至常蔭槐氏則為楊系紅人，其親密有如焦孟之不離，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代總長，京奉鐵路督辦及黑龍江省省長等，為人幹練，硬期亦似楊，長京奉路時，以鐵腕嚴辦無法無天之無票軍人，而最膾炙人口，此次禍變，榜上原無名，更非被殺之對象，竟無緣無由的躬逢其盛，而落得時人口頭禪「揚（楊）長（常）而去」之諺云。

### 餘話

北伐以前之東北當局，于共產匪黨則決不容氣，例如張雨亭氏開府北洋時，曾一度破國際外交慣例，派軍硬搜駐京俄使館，不但將捕獲之共黨叛徒十數輩（其資格俱同毛、周輩），立予正法，復將查獲之密祕文件顛覆證據，悉予公告全世界，因使舉世為之震驚，俄政府嗾若寒蟬，俄使為之央求保命狼狽而去。更曾於收回中東路權時，俘其白黨頭目謝米諾夫，外傳曾籍殺了大批金葉等，故九一八事變，倭奴為垂涎此橫財，立趨公署保險箱，不意保箱開啓，一空如洗，僅查獲銀元一枚及日本民政黨幹事長床次賢二郎所簽之五十萬圓金票收據一紙耳。此一銀元，即張漢卿氏持以卜楊氏生死者也，至該一紙收據，則日後為日本政黨政治帶來甚大風波，爰以該收據係東北交涉署王家楨氏交付民政黨黨費者，時以日本民政黨政綱之有關對華政策，略較另黨政友會為溫和，漢公乃助之競選者耳。（按當時共許以日金三百萬元，先交付其五十萬元）。